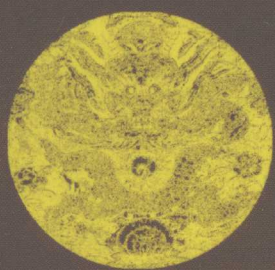


奚炎庆
著



明宫

Ming gong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明宮

奚炎庆 著



楊善



張宝珠

李月娥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宫/奚炎庆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54-4121-8

I. 明… II. 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5221 号

责任编辑:常 江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奚炎庆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8.7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78 千字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故事梗概

明朝万历末年，皇帝宠爱的儿子福王在其封地内强抢民女张宝珠未遂，间接导致了兵部右侍郎辽东副史李武的独生女儿李月娥和养子杨善的婚礼未果。李武和杨善接到圣旨赶赴辽东，李月娥和张宝珠投奔了京师文武馆的刘诚夫妇。皇太子朱常洛在京师东巷遭袭击，被身怀绝技的李月娥救下。于是太子当下就要李月娥做了他的随身侍卫并住进了紫禁城。紧接着几十年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继位。

同是为了张宝珠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派人去辽东杀杨善，使杨善受伤，李武身亡。另一方面在宠妃、西宫怀里的光宗去世，在位一个月。光宗死后，西官李选侍拥皇长子霸占乾清宫。大臣杨涟等人在侍卫李月娥的帮助下抢出皇长子，在文华殿拥立为天启皇帝。

皇帝选张宝珠为皇后，封奶娘客氏为奉圣夫人，封魏忠贤为秉笔太监。没想到客、魏排斥异己，杀了太妃等人，使皇后流产，大臣杨涟等人相继惨死狱中。魏忠贤等人插手辽东，使得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不和，以致努尔哈赤在辽东获得大量的土地与财产。皇帝下令将熊廷弼斩首并传首九边。客、魏又在官后苑引诱皇帝玩乐，皇帝翻船落水染病，加上辽东危急，皇帝朱由校病重驾崩，在位七年。

为立新君，皇后张宝珠与魏忠贤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终，皇后张宝珠、侍卫李月娥和杨善所保护的信王朱由检继位为崇祯皇帝。魏忠贤和客氏等人覆灭，皇官内外面貌一新，李月娥和杨善终成眷属。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2)
第 四 章	(17)
第 五 章	(23)
第 六 章	(30)
第 七 章	(38)
第 八 章	(45)
第 九 章	(51)
第 十 章	(58)
第 十 一 章	(65)
第 十 二 章	(73)
第 十 三 章	(77)
第 十 四 章	(83)
第 十 五 章	(92)
第 十 六 章	(99)
第 十 七 章	(107)
第 十 八 章	(116)
第 十 九 章	(124)
第 二 十 章	(130)
第 二 十 一 章	(136)
第 二 十 二 章	(145)
第 二 十 三 章	(154)
第 二 十 四 章	(162)
第 二 十 五 章	(168)
第 二 十 六 章	(178)
第 二 十 七 章	(189)
第 二 十 八 章	(194)
第 二 十 九 章	(201)
第 三 十 章	(207)
第 三 十 一 章	(215)

第三十二章	(221)
第三十三章	(227)
第三十四章	(236)
第三十五章	(241)
第三十六章	(248)
第三十七章	(256)
第三十八章	(263)
第三十九章	(269)
第四十章	(274)
第四十一章	(280)
第四十二章	(287)
第四十三章	(293)
第四十四章	(299)
第四十五章	(305)
第四十六章	(311)
第四十七章	(317)
第四十八章	(323)
第四十九章	(332)
第五十章	(340)
第五十一章	(349)
第五十二章	(355)
第五十三章	(362)
第五十四章	(368)
第五十五章	(374)
第五十六章	(380)
第五十七章	(387)
第五十八章	(393)
第五十九章	(400)
第六十章	(406)
第六十一章	(413)
第六十二章	(420)
第六十三章	(428)
第六十四章	(434)
第六十五章	(440)
第六十六章	(447)



第一章

云里雾里，似梦非梦。她刚才看到的还是一片阳光明媚，怎么瞬间就乌云笼罩？她欲喊无声，她坠入雾区，击穿房顶，跌落在厚厚的柴草之上。她惊恐慌乱，但她竟完好无伤。

这是哪里？这难道就是祥符寺庙里的厨房了？这和家中厨房里又有什么两样？

她静了静心绪，起来理了理发髻，拍打拍打着身上的浅蓝色棉布宽袖衫，浅紫红滚黄边的旧比甲，和湖蓝色的暗花棉布缺裤裙，以及裙下的青色绒面弓头布底鞋。

十五岁的姑娘张宝珠定了定神后，她走向了炉灶，揭开了炉灶上的木锅盖，没想到里面竟有一块玉米饼。估计是饿了，她赶忙伸手拿起了玉米饼，但饼儿很烫，她只得在手上交替地掂倒着，不料饼儿被猫一掌给打得掉在了地上。可恶的猫！这年头人都吃不饱，你这猫迟早是要被扔出去的了。

掉在地上的饼儿，已经顺势滚进了存放马铃薯的洞口里。哎！这洞中竟然出现了忽明忽暗的烛光！

张宝珠不由得试探性地踩着洞中的马铃薯往下瞧。没想到马铃薯突然下陷，张宝珠慌忙地去抱住了一根支撑洞顶的柱子。

啊呀！脚下竟有鼠虫作响，张宝珠害怕起来。怎么，前方如此的阴浊？糟糕，下面竟有男女人骸在蠕动，血池中在发出着阵阵哀号，痛苦声悲凉凄惨。张宝珠不由得毛骨悚然腿脚发软。

这难道就是寺院吗？两旁执鞭持戟的神将原本也并非是这样的古怪狰狞呀？

只见中堂的玉帝被他前面移动的泥塑——一对男女内宦给挡住。奇怪，泥塑人居然抬起了手和头。四周蒙面带刀的黑影在闪动，危机已经四伏，这里已经阴森恐怖之极。

张宝珠后悔真不该为了一块玉米饼，而失足来到这里！



可是一切都已晚了。几个打手把她高高地掀过头顶，接着又将她轻轻地放下去然后合力将她提起，并奋力地把她抛向了空中。

她感到天旋地转心跳加快，因为顷刻之间，就会坠入那可怕的池中了，没有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再能救得了自己啦！

但她没有想到，那时也是不可能去想到，轻功了得武功高强的哥哥姐姐寻她来了。杨善大哥从天而降，砍杀着刽子手们，月娥姐姐从池边跃来拦腰抱住了自己，并向着洞口飞也似的奔了出去。

不一会儿宝珠的眼前已经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一片勃勃生机了。起伏的山峦，茂密的松竹，无限的明媚春光，让宝珠的整个感觉是好山、好水、好心情。

奔离中，月娥姐给了她一个甜美的微笑，将她抛递给了从后面跟过来的杨善大哥。只见杨善大哥左手提剑右手迅疾将飘滚过来的张宝珠搂到怀里。

张宝珠是第一次被男人搂着，还是被自己一直深爱的杨善大哥搂着。张宝珠感到这是因祸得福，不由得悲喜交加地抱紧了杨善大哥，但是没有想到，抱着她的杨善大哥，居然会在这行进的天空中，深情地吻了她的嘴唇。

这温馨浪漫的一吻，竟让张宝珠极度舒服地紧夹起了双腿，并浑身颤抖地沉溺在了幸福里……

“嗯嗯，嗯嗯。”额头上冒着晶莹汗珠的张宝珠，气喘吁吁地睁开了眼睛，床头上顿时有了生机。刚醒过来的张宝珠身着白底蓝花的棉布睡衣，乌黑秀发下白皙椭圆的俏丽脸庞上，双眼深邃清澈，面颊桃红，鼻子秀丽，嘴唇柔软甜润。

睁大眼睛的张宝珠，忍不住地从被子里抽出了双手瞧看。仿佛她的手掌中仍然带着杨善大哥的体热余温。

她沉浸在杨善大哥的热吻之中。她弄不懂怎么会和杨善大哥，有着承欢天地的高潮愉悦，张宝珠微笑着的红唇桃腮猛地被手盖住。她在回味这离奇的，缥缈的梦境之后说：“月娥姐，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可是没有回应。于是，张宝珠抬起了头扭过了身子摸了摸另一床被子，“月娥姐？哦！练功去啦！我也起床哦！”

梳妆台上的油灯灯火，被微风弄得摇摆着。只见张宝珠自己睡觉的床里面，早已叠好的四床红绿缎面被子上，摆放着一排大红喜字的剪纸画，崭新的一房红木家具上，也都贴满了大红喜字的剪纸画，贴着大红喜字剪纸画的窗户上透着晨光。



初夏的红日升起，朝霞透过薄雾映射着祥符临溪的村舍。溪边碧草如茵，绿树荫浓，李武家的大院四周，樱花鲜艳可爱的在绽放。带有露珠的片片花瓣坠洒一地，大片的藤叶繁枝在晨风的轻拂下散发出了阵阵的清香。

院子内的东头树下，椅子上坐着兵部员外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十岁的李武将军，当朝国公府的府丞五十三岁的黄坤，京师诚信文武私塾馆的馆长夫人四十一岁的刘姨，立在他们身后边的是生员十九岁的陈润德，李武的管家四十二岁的周边，以及李武的侍卫长四十六岁身着戎装的葛忠将军及他的十几位亲兵。他们正在观看李武的女儿李月娥，和李武的好友已故的御史杨松之子杨善在练功。并都不断地议论鼓掌道：“好！”

“周管家，灯笼现在挂不挂？”一位家丁过来问道。

“挂啊！”周边回答。

“杨公子、李姑娘，练功早点结束啊！你俩今天结婚，这院子是要用来摆酒席的噢！”厨房门口有位长者在说。

“哎！知道啦！”场子上的李月娥回了甜美清脆的一声。

“看刀！”杨善趁虚而入。

“看剑！”李月娥毫不示弱。

院子内的这对就要洞房花烛的青年人，此时就正在躲闪腾挪，刀来剑往的，好似彩蝶双双飞舞。

只见男青年杨善舞刀后退，女青年李月娥劈叉追刺。杨善用刀架着砍来的宝剑，仰身双脚一滑，嬉笑着随势钻出了李月娥的胯下，并一脚踢在她的背上。李月娥被蹬得往前空扑，踉跄的李月娥站稳之后，就鹞子翻身鹤立剑指杨善说：“善哥哥，脚踢妹妹，你心疼不心疼哪？”

杨善刀按宝剑，望着得意娇嗔的李月娥做怪相，突然抽刀跃向空中往下吼叫着一砍。李月娥随即闪让，并用力将刀拨开乘虚由下弹起反身一个筋斗。穿着绣鞋的双脚，就重重地踏向了杨善，杨善跌倒在地，李月娥随势吼叫着的向他连刺。杨善灵活，他调皮的滚躲，翻腾跃起后，说：“狠心追刺自己的‘夫君’啊！”

李月娥脸色羞红：“看剑！”

于是，两人便毫不留情的一阵猛拼，场上顿时呈现出鸾凤和鸣与龙腾虎跃。在场的看客全都目瞪口呆、心潮澎湃又心花怒放。

“好！好！好！精彩极了！好看极了！”众人击掌交耳道。

“将军休假了半个月，他们的长进就如此的让人刮目相看。”侍卫长葛忠边鼓掌边向前面坐着的李武说。

“他们还有个军师呢！我等会告诉你。”李武很兴奋。



“刘师母，李将军，学生前去会会他俩。”站在刘姨后面的学生陈润德话没说完，就冲向校场并翻着筋斗出现在了杨、李二人的面前：“我要和你们来一个比武招亲，看招！”

“刘诚不在，这个莽撞的东西就飞上了天！”刘姨说。

“年轻人嘛！他们这不是高兴吗？”李武笑着说。

只见场上的陈润德，跟杨善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被李月娥几脚给踢得人仰马翻的嘴啃泥。陈润德扑在地上看着贴着大红喜字的门里面，出来了袅袅婷婷、光彩照人的张宝珠。顿时，陈润德爬起来就赶过去单腿跪在了她的面前，并双手抱拳的说道：“宝珠姑娘，你嫁给我吧？陈润德向你求婚了！”

“真是个厚脸皮呀！”刘姨无奈地说。

“由他们去热闹热闹！”李武和葛忠说。

这时，一位村民来到了周边的跟前说：“周管家，鼓乐手们来了。”

“好，先到厨房用早饭，走，随我来。”管家周边带着来人走开了。

只见场上的李月娥，赶过去抱住张宝珠的肩头说：“陈润德，你别吓着了我的珠妹啊！”

“是你们吓着了我吧！宝珠姑娘倾国倾城，美如天仙，她体态窈窕、知书达理又德贤性淑，你月娥姑娘呢？如出水芙蓉，肌肤洁白无瑕，你双腿修长，性格开朗，十八九的年纪就已经是沉鱼落雁貌美如花。善哥也是与众不同，英俊潇洒浓眉秀目魁梧高大，说起来是刚满二十，但他风度儒雅，武功超凡，待人忠义厚道。你们三个占尽了人间的优良，这是谁在吓唬谁啊？这简直就是不让人活了嘛！”陈润德跪在地上的一口气数下来，弄得两位姑娘好不自在。

“好啦！好啦！陈公子，快起来，人家会笑话你的。”杨善赶过去扶起了陈润德说。

“笑什么笑？我说的可是肺腑之言，要不，你安排一个让给我？”陈润德甩开了杨善扶过来的手说。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都结了两房了，你总不能……”杨善说。

“我就不能再娶啦？”陈润德反问道。

“走，去看看他们在闹什么。”只见这东头的李武等人在朝着洞房门外的年轻人走过去。

“干什么呢？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哦！”身体微胖，面相威武，正系着扣子走出门的，四十八岁的京师诚信文武私塾馆的馆长刘诚说。

“刘诚叔早！”孩子们一起喊道。

“不早啰，哎！陈润德，你知不知道今天是杨公子，跟李千金大喜的日子啊？”刘诚问。



“知道啊！这不就是来给他们道喜的吗？”陈润德讲

“那你还要无理取闹？”刘诚说。

“没有啊！这大喜的日子里就总得要有有人出来热闹热闹吧？所以，学生没有无理取闹！请老师明鉴啊！”陈润德振振有词。

“没有就好，不过我可得告诉你，杨公子和李千金的婚礼可算是第二次了啊！我记得当年那一次，就是在、在这河南祥符的李家寨子里，被福王给强行阻止的。”刘诚说。

“为什么呢？”围过来的黄坤问。

“为什么啊！说起来话长了。当时月娥跟现在宝珠姑娘的年龄差不多，也是十五岁。长得也是清丽可人，可被人报告给了来封地一年多的福王，福王得知后，就围了寨子，驱走了宾客，要强抢月娥去做他的小妾。”刘诚说。

“他的理由呢？”府丞黄坤接着问。

“他就以皇太子那年五月，在东宫被人挺击刺杀一事为由，说不准取乐，要禁止喜庆事。李武说。

“真是没有王法了！”黄坤、葛忠说。

“他就是王法，你能怎么着？唉！那一年月娥的娘去了，善儿的父母也去了，别提了！所以呀！今天可不许出了乱子！”刘诚说。

“哎！大家都站在那里干什么呢？场子要腾出来摆桌子了啊！得摆上十八张桌子，七十多张长凳子啊，周边，过来指挥一下啊！”这时，从厨房里走过来了一位年近五十身系围腰布的男厨子。

“陈润德，这可不是在京城里啊！不许由着性子来啊！”刘诚冲着陈润德警告道。

“是！学生知道啦！”陈润德回答道。

“哎！老刘啊！我跟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宝珠姑娘的父亲张国纪，是他在张罗着今天的酒席噢！”李武说。

“喔！早就听说张兄了，就是没有对上面。这位大哥好！是叫大哥吧？”刘诚说。

“您就是从京城里来的，文武私塾馆的馆长刘诚？”张国纪打躬作揖说。

“正是在下。”刘诚回礼。

“哦！刘先生好！我和李将军是一年出生的。”张国纪说。

“噢！那就是大哥了！哎！您有一位好闺女哟！十五岁就和月娥的个头一样高了，个子颇长的貌美如花。杨善也不错，也是文武双全、一表人才嘛！哎！大哥，他们这三位的关系，那可真是不一般呐！”刘诚说。

“先生不知道，我的这位闺女呀，可离不开她的这对哥哥姐姐了！都是李



将军给惯的，李将军安排月娥习武，珠儿做学问，说让她们姐妹俩要一文一武的达到状元的层次才行。这不，今日月娥要和杨公子喜结连理了，昨日晚上这两姐妹还要睡在一张床上，我看今天晚上珠儿怎么办咯？”张国纪说。

众人全都高兴地看着身着蓝色宽袖衫，罩着紫比甲的张宝珠，和身着一套绿色练功衣，腰系黑绑带英姿飒爽的李月娥姐妹俩。张宝珠此时脸色通红，个子高出她们半个头的杨善在微笑，和杨善一样身高的陈润德，却看着宝珠不眨眼。

“唉！要是孩子她娘，跟杨松夫妇能看到孩子们的今天就好喽！”李武在感叹。

“哎！好了好了，吃饭了，都到厨房吃饭去吧！吃了饭，新人沐浴更衣，洞房门前就要摆上拜台喽！周边呢？哎！周边呐！摆桌子迎宾客啦啊！”张国纪安排完后，就拉扯着人们向着厨房走过去。

“来啦！桌子来啦！哎！九张桌子摆一排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摆啊！”只见管家周边搬着一张四方桌子过来了。接着，就看见五六个村民搬着桌子效仿着。

“对，摆得好，哎！你们早饭也吃了，还站着干什么呢？大喜的日子，热闹热闹！都闹起来！闹起来！”周边安排着事。

“好嘞！开锣喽！”站在屋檐下的几个乐手在行动，顿时，李武家的大院内便锣鼓喧天，唢呐响起，立即热闹起来。



第二章

紫红的缎子整块的罩在了洞房外面的香案上，上面以黄色排须的大红绸子为台面。台面上摆上了供果、香炉和蜡烛。香案后面红色的背板上，一个金黄色的大喜字挂在了正中间。两旁的对联这才刚刚贴上去，就被走过来的李武、刘诚等人指点了高低。

杨善过来了，杨善头戴乌纱帽插花，身着大红袍服嬉笑着，被陈润德从拜台的后面推到了众人的中间：“我们的新郎官杨进士出来啦！”

顿时，众人开始了说笑，就连换上了官衣，头戴乌纱身穿正三品虎谱补子服的李武，也快乐得像个年轻人。

正在这时，一位家丁跑了过来说：“将军，周、周、周管家和、和、和宾客发生了争、争、争执！”

“噢！老刘，葛忠，走，看看去。”李武说着就朝着院子南面的大门走过去。于是，葛忠把手一挥，就看见十几位亲兵汇集了过来，并紧跟着李武、刘诚来到了贴有喜字和挂有大红灯笼的大门口。

只见这门前的道路上，身穿新衣手提贺礼的大小宾客，一些有头有脸的商贾和衣衫褴褛的乡邻百姓，以及身着绫缎的乡甲里办的官差们竟然一个个好似着了魔似的，都哭丧着脸跪满了一地。

“哎！周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李武问周边。

“回将军，他们有些是来贺喜的，可是，他们来了却不进门，反而都愁眉苦脸地跪在了这院子外。这大伙半晌不讲话又都指大刘爹的，将军您看，那就是大刘爹。”周边指着低头不语的大刘说。

“大刘爹呀！您老是长辈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李武讲一讲吗？”李武向着跪在不远处的长者大刘爹说道。

愁苦的大刘爹这时才抱着拳头回答说：“将军，今天是杨公子和月娥姑娘的大喜日子，老朽和这各位不该不懂事的就跪到了您家的大门口。将军，我们是冲着张家的张国纪父女俩过来的，我们知道他们这几天就住在您的家里在帮



忙，所以，我们要求见见张国纪！”

“你先告诉我是为什么，我再去通知张国纪好吗？”李武说。

“将军，我们只想和国纪兄弟讲上几句话，只要他一好说了，我们马上该走的走该留的就留了，请将军不要难为我们了！”大刘说。

“干吗要把我给扯进去呢？我该是老老实实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吧！”张国纪用围腰布擦着手走了出来。

“你怎么一下子就出来了呢？”李武问向张国纪。

“我看见他们不进来还跪下去的。有什么事情，你们就直说吧？”张国纪无可奈何地站到了前面讲。

跪着的人群一阵骚动，就见大刘爹起身说道：“国纪兄弟，对不住啊！今天，我们是来参加杨公子和李姑娘的婚礼的，可是，半道上，福王的人截住了我们，扣下了一些乡亲，要我们前来跟你商量，要你和你的女儿张宝珠一道，现在就去李家桥，你们如果去了，那福王的外侍刘孝刘大人，就会全数的放了乡亲们。国纪兄弟，您看这事？”大刘爹说。

“你，你，你以为我会答应你们吗？难道你们忘了我珠儿是宁可跳井去死，也不会答应去到福王府的烈性子？你们这不是让我，去，去把闺女，送进‘老虎’的嘴里吗？”张国纪说。

“国纪兄弟，咱这不是没有办法吗？求您把宝珠姑娘去送给福王吧！否则祥符这父老乡亲的日子，将没法过了呀！”一位老汉作揖的说道。

“我办不到！”张国纪恼怒地说。

只见一位乡绅这时起了身说：“国纪兄弟，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都是乡里乡亲的，这谁不知道是新来的福王要明抢你们家的宝珠呢！”一位乡民说。

“是啊！那你们还帮他，还助纣为虐！”国纪说。

“国纪兄弟，你是不知道哇！前天，福王的外侍刘孝刘大人领着一帮衙役截走了我们的盐车，并将我们在河东镇上的粮油盐店全都给封了，接着，他们又把福王在河东的粮油盐店的价格一下子猛涨了起来。这粮油我们暂时还能调剂凑合相互关照，可盐价太高，大多数乡亲又怎么能买得起呢？不说我们做不成了生意，这时间长了，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呀！加上昨天晚上刘大人又强行拉走了我们的亲闺女，说是暂为人质，说只要我们能将宝珠姑娘送过去的话，他就放了那些孩子，还会恢复我们在河东镇上的所有粮油盐店呐……”说话的乡绅哭了起来。

“这还得了！我要写奏章禀报圣上！”李武说。

“真是欺人太甚！”刘诚、葛忠说。

“典型的鱼肉百姓，胡作非为！”黄坤说。



这时，跪着的人群都纷纷起来叫道：“国纪兄弟，将宝珠姑娘交给我们吧，我们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交给我们！交给我们！”有人在起哄。

“宝珠姑娘救救我们吧？你不能眼睁睁地望着我们祥符的百姓受苦啊！”有人在哭泣。

“张国纪，我们已经给足了你的面子，你今日可要识相啊！请不要让咱弟兄们为难呐！”有面相不善的人在说。

“宝珠姑娘出来吧！宝珠姑娘救救我们的孩子吧！……”也有妇孺在说。

“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冲进去，把这个克星给拖出来？”一位大汉站起来说。

“谁敢！”葛忠怒喝。

“闪开！闪开！都闪开！钦差大臣到了！请李武将军出来接旨！请李武将军出来接旨！都闪开闪开！”只见道路上来了三骑快马，两名锦衣卫在用马鞭抽打着跪在道上的乡民。顿时，跪着的百姓便开始了躲避和逃离。

“哟！怎么这个时候来了钦差呢？”刘诚、葛忠说。

“是啊！难道，是辽东出了事？”李武说。

说着，就见几骑快马来到了李武等人的跟前说：“李武接旨！”于是，李武跪了下去，顿时，院子内的杨善等人和院子外面的乡亲百姓们，也就全都跪了下来。

只见两名锦衣卫和一名太监翻身下了马，太监解开了背在背上的黄包袱，并打开了包袱取出了圣旨说：“李武接旨。”

“臣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武休假未满，但辽东战事时有发生，金兵入侵长城以内上百里地，掳我臣民，掠我钱粮如同儿戏一般，让朕焦虑夜不能寐。朕思念熊廷弼、李武镇守辽东时的平静，和带给辽东百姓的安宁日子。故遣钦差日以继夜地赶往武昌和河南，命令熊廷弼继续担任辽东经略，李武继续担任辽东副史，掌管武卫军务和监理粮饷分拨。旨到启程，快马加鞭，拯救辽东，不得有误。钦此！”

“臣接旨！”李武拜过起身接过了圣旨。

“李将军，您的义子杨善在吗？”年轻的太监问道。

“在。”

“您请他过来一下。”

“善儿，钦差有话向你说。”

“嗯！钦差大人，杨善在这里。”

“哟！好俊俏的新郎官呀！你是万历四十八年三月未授职的武进士杨



善吗?”

“正是在下。”

“好，兵部让你跟随李武将军赶赴辽东见习军事，期满后回京，就任京师五城兵马指挥司正七品副指挥。这是吏部和兵部给你的委任书。”

“谢钦差。”

“好了！都准备赶路吧！”公公说。

“是！公公，进到寒舍喝口茶再走？”李武说。

“不了，我也急着回去复命呢。”公公说。

“钦差大人，小民张国纪有一女儿，现在福王硬要抢去做小妾，小民不从，他就……”张国纪跪下说。

“不要说了，福王是谁？福王是这里的天。我能够得着天？”这位钦差公公说。

“钦差大人，我的女儿被抓去了。”有人爬向了这位太监。

“我的女儿也被抓去了。”又有人跟爬了过来。

“钦差大人，我们的粮店被福王的人给封了。”有乡绅说。

“还有我们的盐店也被福王给封了。他还抬高盐价，您说，这叫人怎么活呀！”又有乡绅说。

“我能解决得了吗？”钦差公公说。

“您不解决，我们就不能放您走。乡亲们，你们说对不对？”乡民们不讲道理了。

“对！”群情激愤的乡民们站了起来。

“这还得了，给我打开一条道路来！”太监说后，就见两名锦衣卫向着百姓抡起了鞭子。于是，李武家的大院外，一下子就乱成了一锅粥。

李武见状，就拉起张国纪、刘诚、黄坤跟葛忠几位说：“国纪呀！这婚结不了啦，你得走，你得带着珠儿和月娥走。去老刘的武馆里不要轻易回来了。请黄府丞代我向国公说一说情况，请国公给予孩子们一些必要的关照。葛忠啊，你分六个亲兵，去保护老刘跟孩子们，剩下的用来维持治安，尽量拖延这边的时间，好让老刘他们脱身噢！”

“是！庄殿，过来。”葛忠叫过来了一位亲兵。

“到！”过来的亲兵说。

“带着你的人，听刘馆长指挥，任务完成了，再来追赶队伍！”葛忠吩咐道。

“是！”过来的亲兵说。

正在这时，南边来了二十几骑衙役，他们都手持器械和马鞭，正凶神恶煞



地朝着李武的院子奔过来。

“不好啦！福王的人马过来啦！”小民们慌了神。

“你们怎么还不走！老刘，都走啊！”李武转身说。

“好！将军保重！”刘诚说后就带领着一群人跨进了院子里。

“刘孝带着人马过来啦！”有人在奔跑。

“哪位是刘孝？”李武问。

“穿圆领红袍服，头系儒巾，束革带，穿皮靴的那位就是。”周边说。

这时，站在边缘骑在马上刘孝大声问道：“大刘爹呢？宝珠求到了没有啊？”

“没有！”有人在回答。

“没有就算啦！把大刘爹他们给我带到衙门里去关起来！去，去动手！”刘孝骑在马上吼叫道。顿时，衙役们就翻身下马去抓人。

“我们又没有犯法，干吗要抓我们？”有小民在嚷叫。

“求李将军，求李将军呀！”有乡绅在说话。

“李将军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大刘爹等人朝着李武跪了下去。

“来，枪给我。”李武从一位亲兵的手中抓过来了一枝红缨枪后又说道：“葛忠，保护好钦差。”

“是！保护钦差，跟我来！”葛忠说后就走向了三位从朝廷里头过来的人。

这时，被衙役追打的一些平民百姓们，就痛苦得大声喊叫道：“你们哪里是官呐！简直就是强盗，土匪！土匪！强盗！”

“李将军，您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大刘爹继续说。

“全都给我住手！乡亲们，都别怕！有我李武在，我就不信这大明朝的天会翻！”李武手拿红缨枪点向了眼前碗口粗的一棵树，顿时，那棵树便从中间折断“轰隆”一声的坠了下来。全部的人都被镇住了，安静了。于是李武接着说：“把乡亲们放啦！听见了没有？”

“刘大人，还抓不抓？”捉人的衙役问刘孝。

“早抓迟抓有什么关系，咱们有的是时间，弟兄们，走，撤退李家桥！”刘孝说后就打马掉头往东走。顿时，群小便赶紧放了人上了马，都追随着刘孝扬起尘土呼啸而去。